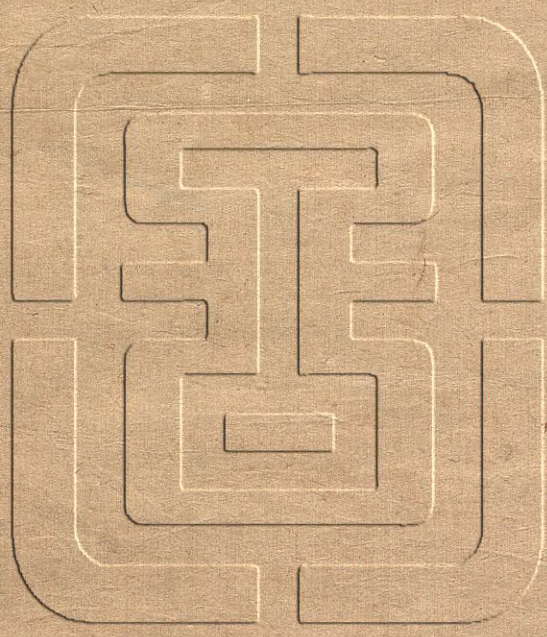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古130

856

印= 38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六十六

解進墓誌

石廣一尺四寸七分高一尺四寸四分十六行行十六字末行無字正書在孟縣學

大唐故鴈門郡解府君墓誌銘

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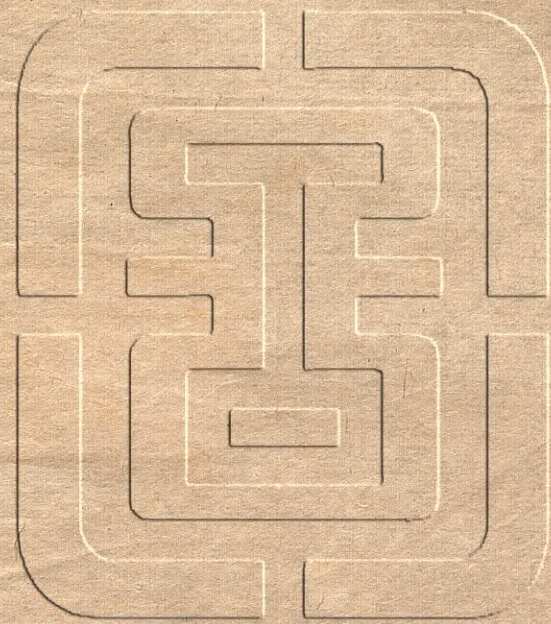
府君諱進字進族茂鴈門派別條分今藉于京北府鄆

縣八步鄉解村人也 祖諱齊而樂道不仕府君即樂

道之第二子也修短不意去元和四年三月四日疾終

于河南府河陽縣太平鄉樹樓村之私第春秋六十有

13995



五卽以元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權厝於私第北二里
原之禮也霜妻李氏偕老願違哀號痛切嗣子忠信次
子少遷次子少恭次子少璘次子少儀次阿小長新婦
曹氏等號天叩地柴毀過禮殆不勝密室窆云具禮物
咸備恐墳隴有變故刻頌立名以作末年之記

茫茫墓里 寂寂松扉 痛君子之長逝沒寒泉而不
歸

右唐解府君墓誌銘三十年前於城西五里紫金山
寺前成樓村河岸側出土爲前歲貢生席雲章購得
移置縣西三十里衡礪村家塾嵌於壁上劉世俊比

因訪獨孤府君碑過見之雲章子志恒因送置縣學
文內稱祖諱齊而樂道不仕府君卽樂道之第二子
也二語內非祖字爲父字之誤卽而字爲父字之誤
當是書時失檢卽如誌內原之三字當作之原亦是
顛倒有誤此可見也然其文但誌族姓名字鄉貫先
世卒葬歲月葬地妻子頗與王止仲墓銘舉例大指
相合且此外別不加贊頌語殊有古人不溢美之意
項見偃師進士武君名億所新得晉關中侯劉府君
韜墓誌銘亦似此均是矯後人諛墓過當之習至此
誌銘詞之妙殆不可言書迹道逸之中饒有古拙之

趣俱可愛玩佳物也孟縣志

汝瑚按誌稱樹樓村今尚稱為成樓村特以樹為成

耳蓋村鄉之民竟有千餘年不改者此以知故老流

傳之說未可厚非而碑刻之徵驗其益孔多也仇汝瑚識

修禪道場碑

碑連額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三寸五分二十四行行四十字正書在天台

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并序

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撰

朝散大夫台州刺史上柱國高平徐放書

陳修古篆額

天台山自國清上登十數里曰佛隴蓋智者大師現身

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

及隋建國清廢修禪之號名為道場自大師歿一百九

十餘載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

比丘法智麗掃大師之舊居以護寶所門人安定梁肅

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顓字德安姓

陳氏潁川人也尊稱智者感應緣迹載在別傳觀夫治

世之經非仲尼則三五四代之訓寢而不章出世之道

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

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白花巖肇基至靈鷲高會無小

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
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用道種智制諸外道括十二部
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於文字中入
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
而室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
其教大略卽身心而指定慧卽言說而詮解脫演善權
以鹿苑爲初明一實用法化爲宗合十如十界之妙趣
三觀三智之極自發心至于上聖行位昭明無相奪倫
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心路不惑窺其教
者藏焉修焉益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

夫夫弛張體用開闔語默高步海內爲兩朝宗師大明

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滂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

天台爲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滅涅槃茲山

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

師涵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應

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爲比丘等覺歟妙

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

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施行於後世者日章安大師

諱灌頂灌頂傳縉雲威禪師禪師傳東陽東陽與縉雲

同號時謂小威小威傳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口

龔珠相付向晦冥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大
師道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所施之教形於章句者
必引而申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悉數蓋嘗
謂肅曰是山之佛隨亦鄒魯之沫泗妙法之耿光先師
之遺塵爰集千茲自土元寶應之際此邦寇擾緇錫駭
散而比丘法智實營寺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
依歸繫斯人是賴汝子徒也蓋紀於文言刻諸金石俾
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
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意赫赫大師開
示奧秘載驛要道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
出現國土化城無生而生生化雨冥薪盡火滅山空道
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惟彼法子
護持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唐元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僧行滿建

按此碑完善文不可辨者僅十餘字今檢天台齊
少宗伯名南所撰天台方外志要載此碑取以
互校增注于旁而文全可讀但碑書歲月爲元和
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志要則云元和六年十二月
蓋誤也碑題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据志

要云陳智顛卽智者大師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
寓荊州之華容梁散騎孟陽公起祖第二子年十
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出家聞天台地記稱
有仙宮願息心茲嶺展平生之志時陳大建七年
秋九月也初入天台歷遊山水度石梁過僧懸授
國清之讖南出見佛隴南峯徘徊畱意夕宿定光
草庵指居銀地卽修禪道場陳主凡三遣使手書
勅詔師悉稱疾不赴入隋晉王北面曰大師傳佛
法燈宜稱智者開皇十一年在揚州十三年旋鄉
十五年下建業十六年重入天台十七年晉王敦
請出至石城謂徒衆曰吾知命在此故不前進踟
躇而逝後仁壽末年忽振錫披衣猶如平昔凡經
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隴此智者之大略也碑文
撰者梁蕭唐書傳蕭字敬之一字寬中世居陸渾
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累授右拾遺母老不赴杜
佑辟淮南掌書記名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
學士然碑有門人安定梁蕭之語是當從事佛門
奉湛然爲師傅所不及也書者徐放無傳衢州府
志名宦稱放字達夫元和九年爲衢州刺史此碑
當元和六年官台州刺史也篆額者陳修古無攷

碑云天台山自國清上登十數里曰佛隴方外志
要云銀地嶺在天台縣北二十里一名佛隴卽定
光示智者處碑云陳朝置寺曰修禪及隋建國清
廢修禪之號號爲道場志要大慈寺在天台縣
北二十九里舊名修禪陳時爲僧智者建蓋思修
初定乃定光授金銀地之所定光所居號金地此
號銀地皆以土色言之直寺門與隅號佛隴智者
第二宴坐處隋創國清更寺爲道場碑云自大師
歿一百九十餘載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
以啟後學門人比丘法智灑掃大師之舊居以護

寶所按智者以開皇十七年逝至此立碑之歲爲
元和六年共得二百十五年云一百九十餘載者
當由撰文在元和六年以前也大比丘然者卽湛
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荆溪智者之五世孫年二十
從左溪學天寶大歷間朝廷三詔並辭疾不起晚
歸台嶺建中二年未寂于佛隴法智不詳何許人
髫年離俗應法升壇晚歲以逕直之門莫如念佛
後于國清寺地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無疾而化
建碑僧行滿南浦人往天台聽荆溪說止觀頓悟
微旨因棲止華頂峯下智者院充茶頭其智者大

師道行方外志要所載與碑合

晉周孝侯碑

碑高七尺三寸五分廣三尺九寸六分二
十八行行約五十九字正書在宜興縣

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
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
周府君之碑

晉平原內史陸機撰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自曩興煥乎墳典華
宗往茂鬱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

遠祚枝葉封桐軒蓋烈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
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護之音聲無微而必顯山高海闊
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諮議參軍舉郡上
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
父魴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唐縣
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按尉拜裨將軍三郡都督
太中大夫臨川預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
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晉級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
奏課爲能應往路謳亭亭孤美灼灼橫劬徇高位於生
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卒意不違應期出輔洋洋之風

俯冠來菜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早孤不宏禮制年
未弱冠旅力絕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騎獵無儔時英
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欣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
譽遂來吳事余厥弟驩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淫
詩書便好學而諄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
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副
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
無難督匡熙庶績

朝廷謚寧使持節大都督塗
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
廷闕之旁昂藏寮案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

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修義節情還永布琳瑯把梓珪
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
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醜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亡國
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
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慙仕晉稍遷總
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
羌歸附雍士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
年不決者處以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尋
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
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

教義又撿屍無主及白骨口口收而葬之然以就徵遠
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
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氏人齊
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
毅庶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霞鶩陝北畱棠遂有二天
之詠荆南度處猶標十部之書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
軍迴輪出於新平壯女揮淚寒帷望於廣漢鷄犬靡喧
振茲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遙仰部從近欽是時氏賊作
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 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

武 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槩盡

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繁馬觀西戎黎霍
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口至春斬首萬計弦
絕矢盡搗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
授命之日何以退爲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韓
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輪紫帶之妙早擬連蹤莫不
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并其封隴農人展其耕織秋
風纔起追戰勇於雷霆春水方生揮插同於雲雨立功
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回纥增知奄捐館舍春
秋六十有三 天子以大恩之葬師儻之禮親臨
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

亭侯諡曰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

詔曰處母年老加以

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峩北睇蛟川溶清流之澄澈聚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並皆至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聞悲及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業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問望晚懷耿節頗尙英雄昇名 禁闕拾爵策勲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豕

多故式揚廟略克清 天步海濱旣折江淮亦泝漢水作蕃條章斯布俗哥揆曰人謠何暮忠貞作相追蹤絳侯將亭嘉茂遠掩芳猷潛光陽旬返旆吳丘舊關雖入鄉路冥浮從榮制墓終非晝遊春墟以綠清淮自流深沉素懋繚繞朱旒壘堂寂寂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冢榻雉畱鏘茲幽石萬代千秋

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

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

瑯琊丞仕榮鏞

勾當造廟廿代孫故湖州司土息瓊 副元惜 宗
錄同晁 宗典士琳 惟良 與諸宗子同共構造

平原華明素篆額

此碑據舊集抄之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旣戰
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尤可笑也考常州志此
碑尙藏于廟而所載亦是如此當是古碑殘滅後人
取斷簡以意補湊之用勒于石遂沿以爲真耳尙須

博考

張溥陸士衡集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

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

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名與書

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有空

一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內初載

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劍

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我爲大臣以

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又

云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疾增

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

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

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
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
其二年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永平七年戰歿
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酒米俱如碑
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
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爲處後者竄
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求平之詔移入建武後
至所謂梯山架壑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
又似平原他文錯簡然攷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
號不可曉也

兗州山人稿

唐人碑多用此真行體蓋祖聖教序來謂太常協律
郎黃某書是也其文亦非平原筆似并陸機撰義之

書俱後人妄增者

書畫跋

宜興周處碑无美考據極詳余謂碑中有唐元和重
樹等語實出黃某所書其人習在碑者後人見似右
軍遂加義之字陸平原文不及謚孝侯事重書刻時
或以意增之耳而以身殉國以下元康九年等語錯
簡則不可曉豈陳從諫刻後又有刻者亂之耶然不

應謬妄至此

石墨鐫華

張燮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謬文

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明是
不讀史者僞作按此碑本唐人之書故業字晉諱而
直書不避其於唐諱則世字三見皆作世虎字二見
一作虜一改作獸基作基豫作預而塗中亦當作涂
中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
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瑯邪王佃出涂中
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孝武
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安帝紀譙王尙
之衆潰逃于涂中字並作涂唐人加卞爲滁卽今之
滁州而碑作塗非也士衡逸少旣不同時晉以前碑
未有署某人書者其文對偶平仄全是唐人可定爲
僞作也書梁王彤作彤尤誤 王宏撰曰按史士衡
兄弟以惠帝大安二年十月見殺於成都王穎又十
四年元帝卽晉王位始稱建武元年而碑云建武元
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諡曰
孝禮也然則已死之士衡又烏知十四年後之事而
預爲云云如此耶又處之戰死在元康七年正月癸
丑今碑云元康元年捐館亦誤 金石文
字記
予于庚子之春過宜興謁孝侯廟下訪是碑于徐太
守蕙薇以此本相贈乃舊搨本剝落無幾顧炎武曰

此碑塗中之名諸書並作塗而碑作塗非是按文選
任昉彈曹景宗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李善本作塗中通鑑嘉平二年吳王遣軍作堂邑塗
塘辨誤云塗塘卽涂水合滁州之滁河也滁之作塗
益已久矣

金石錄補

余初得周孝侯碑一本其末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
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
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旣云重樹則舊碑固已
毀然豈無搨本流傳於世而諸先生並不論及豈於
舊碑搨本皆未之見耶蒼潤軒帖跋此碑題曰晉王

右軍行書按重樹碑是正書此曰行書想舊碑本係
行書而重樹碑自作正書也繼得行書本於好古之
家據云此是舊碑其首晉散騎常侍云云及撰人書
人皆與重樹碑同惟平原內史上無晉字亭林先生
所疑不諱業字而諱虎世基豫字皆書全文其餘則
同重樹碑重樹碑業有書人黃某其非右軍自明若
行書本疑亦唐人所爲筆法與聖教序如出一轍當
是集右軍書也較重樹碑實爲過之

觀妙齋金石考略

按此碑誤謬甚多前賢指摘已盡其爲後人僞撰
所不待言然字畫頗工蓋唐人碑版多有集右軍

書者皆足資書家摹仿故是碑亦存而不刪

保唐寺燈幢贊

幢高二尺五寸八面每面廣五寸八分各五行行十九字正書在咸寧縣

保唐寺 毗沙門天王燈幢贊

并序

徵事郎前試太子通事舍人飛騎尉柳澈字直方纂并書

周天宇環四極明照品類陽和發生者其唯日月鬱儀含光結隣潛耀曦暉窈昧焯煌掩翳者其唯燈燭而瓊室眇眇幽粵發輝辯拊織穠無奪物務燈之為用其大矣哉則有若白毫相如意珠徹照大千傍觀沙界明冠

兩曜流輝五靈出世之耿光也非獨昭彰暖昧抑亦雨

寶蓮華貨貝紛布以資生靈天莫測人莫辯千載盛事

歸於 我唐於戲道之行也德之修也其或懋建必生

奇偉卓然與之迥拔我我其流必大則今之建功立名

位階三事高謝四科文明藻麗者可勝道哉幢之建也

本於 毗沙天王燈之照也興於玉殿霞啟事之源也

肇自平康里蜀之符節掌畱務口口別口口闕名口大

龔十二年景辰以宅奏口口口口年甲戌口口從道僧

名覺勝爰於寺宇手素 天王容飾未周報齡將謝

祈感 帝夢 帝口口口儀形聿修紺殿斯立

事詳豐碑幢則叙

天王之鎮保唐也□□□□

□□我靈□□儼若觀相形肅金□□□□□□□□

□□□□□氣□□掌塔瞪注持矛傑立而鬼神□□□

精□□百由旬內為依為怙僧藍以之□□□□□之

安寧日月明於外燈燭耀於內同乎□□□□□魄夜

朗無宵晝矣至於興感化允人望祈願必遂幽贊多方

不可遽數其有奉蘭膏照華殿燈明不絕歸信如流則

其為福也展無垠之休其益筭也續靈長之壽當寺

內供奉大德了法上座超證寺主靈皎都維那超

元購良工奉珍財求翠碧斲而磨之微雕龍序而贊之

文則陋矣敢揚光烈贊曰

天王垂迹肇興于闐威靈傍洽仰之鈴鍵爰祚 我唐

昭孚變現廓土開壇□騰電燧其一

惟王有國惟神有靈教興印度德洽大庭綿□歲紀

天資克成僧藍是託國步爰旌其二

燈幢昭赫邈哉 天王炳靈垂休 帝業其昌

翠殿含耀徘徊煒煌慶于闐口祚于保唐其三

元和七季壬辰夏五月十五日壬申建

典座道堅 直歲義暘

盧宏正毗沙門天王記云毗沙門天王者佛之臂指

也左扼吳鉤右持寶塔其旨將以摧羣魔護佛事在
開元則元宗圖像于旗章在元和則憲宗交神於夢
寐據之則是時正崇奉其教也

關中金
石記

無垢淨光大隨羅尼咒石刻

石橫廣約二尺零高三寸二分鑿有四闕闕中刻像
每闕間字七行或六行行八字九字十字不等正書

咒文不錄

元和七年五月

法界生

天水口

裴耀卿碑

碑高一丈廣四尺五寸二
十七行行六十六字隸書

唐故侍中尚書右僕射贈司空文獻公裴公神道碑銘

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高陽縣開國子

賜紫金魚袋許孟容撰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長洲縣開

國男歸登書并篆

地配天而萬有生息賢合聖而百常順序

葉明皇帝登寶位之廿二祀得師文臣侍中文獻公

口階益口鏡照孟清陳力口推口昭口口口口口

耀卿字子渙河東聞喜人也伯益裔孫非子周封於秦

至桓公少子鍼去國食采於晉其邑曰舊遂為氏焉自

全唐詩話卷一百一
鐵至口代祖口四葉昭義振口重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景仕周舉秀才富平縣令大王父正隋豐州司
馬蘇州大總管府贊治王父裔皇朝舉秀才授許州
司戶登明經高科遷口口郎口口口考守真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封尉太常博士詳正學士夏官員外成
寧二州刺史贈戶部尚書公即尚書府君第三子也初
河東夫人之夢能龍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第聖廟中書判入等補麟臺正
字未幾丁尚書府君憂茶藜之毀禮不能節服除調集
以太夫人有羸老之疾乞闕官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夫人捐館莫口溢米哀隣滅性制終除河南士曹參軍

睿宗口嘗列宮寮加朝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繩墨誠陳也亟轉兵部郎中長安縣令口口穀下塗多

事并剋弊相習名迫利謀堅貞鮮遂公更張其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明時罕有銜初醜正者出濟州刺史縶換宣冀二州清
明愷悌三郡一政物皆饒阜人不竊欺而濟陽信都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左庶子仍領崇文館事疾閒復拜戶部侍郎尋遷京兆尹
上曰神都地有歸會豈口更宜處風化取則
付之於卿公下車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革口漁奪兼并者讓田而市義穿窬椎剽游惰若窳
莫不改禁令而却走視條經而易業
明皇帝

嘉器任口適每前席以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上徵救人之術公述

陳王者損上益下宅土中關內之利因奏鼎新漕運以
廣儲廩置河口三門口崖集津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有不涸之饋功齊神

化利及億兆逋負之徒征徭之毗追琢貞珉詠謠仁智
今存于道左
明皇帝舉勞旌善擢授口口

侍中加銀青光祿大夫又以千畝五推之禮加金紫光
祿大夫中書令張九齡奏請和鑑鑄欽公以為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夷州刺史楊口賊汚
詔下口寵仍杖六十以為郡守當父母百城鞭口
實雇捐口敬以流代死
聖朝之寬典也殘毀口

兩道節度公密疏曰嘉連長口趨悍勁勇關於沉深計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河西隴右

慮矜功侮敵恐未百全後果喪師失律大起邊患三者
皆悉□□□□□□□□□□□□□□□□□□□□□□藻
亦衡之動由其極齋□□□□博博幾□用有藏晦中無
磷淄推功與能瘴惡□違皆所以載編簡而成乎表式
洽□聞而播□□□□□□□□□□□□□□□□□□□□右
僕射 上嘗命畫工寫貞圖手凌煙閣 手制曰所
謂傳神國之故事自武德至是率輔一百八十七人登
丞相左右揆其一其□□□□□□□□□□□□□□□□□□□□
□□□□盈□若虛貴而 卑衣無華綵食不珍異正考
父之益恭晏平仲之矯時遽瑗之暮夜匪懈孫□之衣

衾不飾取類前志我無媿心□□□□□□□□□□□□□□□□
□□□□□□□□□□□□□□□□□□□□□□□□□□□□□□
之□王□味述爲牙期也濟川中止孰主大鑑難老不
錫曷云輔善以天寶三載七月十八□□□□□□□□□□□□□□
□□□□□□□□□□□□□□□□□□□□□□□□□□□□□□
謚曰文獻以其年十月歸葬絳州稷山縣姑射山之陽
尚書府君塋東四里有子八人遂泛淑綜延□□□□□□□□□□□□
□□□□□□□□□□□□□□□□□□□□□□□□□□□□□□□□□□
德祖同歟綜皇最知名綜官至吏部郎中臯官至給事
中郎中淑吏部侍郎信京兆少尹武給事中□諫議□

於□詞推麗則之維由不及道嘗踐門闔功德儀刑將
垂芳於不朽發揮鑽仰孰授簡之當仁銘曰

日月貞明洪鈞造物殷眩匡載靈化陰騰 於赫明

皇追蹤昔王聿求仁哲俾闡昭光文獻膺時慶霄未□

□□四靈□□□□□□□□□□□□□□□□□□□□

世風流慶存翼子貽孫江海華藻圭璋後昆靈源之上

姑射之下宰府兆域□曹松檟照燭葳蕤崢嶸豐碑絳

□□□馨稷下闕

元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立

將仕郎守恒王府參軍姜濬摸勒并刻字

按此碑撰者許孟容結銜云正議大夫行尚書兵

部侍郎上柱國高陽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舊唐

書傳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元和初遷刑部侍

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新書不改兵部

侍郎新書無此官終尚書左丞東都留守其封高陽子

兩傳皆無也書者歸登舊傳云登字冲之蘇州吳

郡人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賜金紫遷

工部侍郎官終工部尚書碑結銜工部侍郎與傳

同而不書賜金紫至長洲縣開國男則傳所無也

傳又稱登有文學工草隸而不言其能篆書此碑
登書并篆額又集古錄載百巖大師懷暉碑亦登
篆額是登兼工篆也碑稱耀卿字子煥新傳云字
煥之與碑異傳又云絳州稷山人碑云河東聞喜
人地理志聞喜與稷山同屬絳州州屬河東道唐
時河東道所屬有河東郡碑稱河東是道非郡也
碑雖稱其貫曰聞喜而其後歸葬仍在稷山故稷
山聞喜碑傳五見也碑叙耀卿先世口口口景大
王父正周隋書皆無傳王父脊考守真新書裴守
真傳云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碑不叙及父脊隋

大業中為淮安

舊傳作淮南

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

等亂無敢害護送還鄉貞觀中官至鄧令碑不載
隋官傳不備書唐官皆互有詳略舊傳又載守真

舉進士應八科

新傳作六科

累轉乾封郡屬

新傳作乾封尉與碑

合尋授太常博士天授中為司府丞出為汴州司

錄新傳作司馬

累轉成州刺史徙寧州卒贈戶部尚書

舊傳無贈官

碑惟詳正學士夏官員外為兩傳所無餘

碑傳皆合碑云公即尚書府君第三子也舊書守

真傳云子子餘次弟巨卿耀卿是耀卿為第三子

與碑合新書耀卿傳云守真次子與碑異也宰相

世系表載叔業北齊為南兗州刺史初歸北號南
來吳裴事後魏為豫州刺史叔業第三子簡之簡
之之孫景富平令與碑同景子正隋散騎常侍碑不載

正子脊字歸厚碑傳俱無南鄭鄠令脊次子守真字方

忠兩傳無邠寧二州刺史與碑傳之作成寧者異守真長子子

餘次巨卿次耀卿是耀卿亦作第三子與碑合碑

載耀卿歷官多與兩傳合惟碑稱書判入等補麟

臺正字傳作秘書正字為不同又碑于長安縣令

之前先除左庶子領崇文館事右僕射之下寫貌

圖于凌煙閣兩傳皆無而傳于拜秘書正字之後

補相王府典籤濟州刺史後歷宣冀州刺史開元

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二十四年累封趙城

侯今碑皆略之或在泐文中不得見也又閱元二

十三年破奚契丹後耀卿與李林甫同奏請刊石

勒誦書奏批答見前此碑亦未叙及又碑云轉運都使尋

遷侍中傳則云轉運使無都字又碑叙鼎新漕運

以廣儲廩下文多泐据新傳云置河陰集津三門

倉引天下租繇盟律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

省運費三十萬緡可据以補碑之泐至碑所云通

負之徒征徭之毗追琢貞珉存于道左是當時立

碑頌德政也而今不傳碑云有子八人遂泛淑綜
延餘人皆泐下文又有臯官給事中郎中兩傳惟
載綜及綜子佶世系表則有六人曰遂泛汝綜臯
延與碑互異耀卿以天寶三載十月葬此碑立于
元和七年十一月距其葬又未十九年以臆度之
是其孫佶官國子祭酒工部尙書時所立立碑之
明年佶已卒矣耀卿有孫七人曰旼收彪佶琬武
堪今惟佶武見于碑餘亦泐矣

李輔光碑

石高廣各三尺九寸三十七行
行三十六字正書在咸陽縣

唐故興元元從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知省事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贈特進左武衛大將軍李公墓誌銘并序
朝議郎行尙書刑部員外郎崔元略撰

宣德郎前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書

夫王者統極垂理其外必有英哲宣力股肱其內必有
專良布達心膂以成帝道古今而言君臣相會兼之者
鮮矣厥有內侍李公可謂會而兼之者也公監軍
河中以元和十年正月十七日薨于官次行路悽咽元
戎以聞

皇帝軫悼寵以殊禮褒贈特進左

武衛大將軍品冠

朝端位崇禁衛

詔下

之日人不謂優有以見 公出入中外始終無過之地
矣 公諱輔光字君肅其先京北涇陽人也曾祖望

皇京地府華原縣令祖萬靖 皇涇王府長史父

思翌 皇涇州仁賢府左果毅賞緋魚袋 公即果

毅之第三子也質表華茂氣懷恭敏建中歲

德宗御宇時以內臣平國率多縱敗思選賢妙以正

宮掖故 公特以良身入侍充白身內養俄屬

皇輿巡幸 公于斯時參侍指顧應對皆愜遂賜綠超

授奚官局令勲以元從之号其年又遷掖庭局令與元

初 輦入宮闈 公屢含天憲復命之日皆

中機要遷內寺伯時有北虜入 觀將以戎馬充

獻數盈累萬 國朝故事每一馬皆酬以數十縑

帛拒之即立為邊心受之即王府空竭 公承

命為印納使迎之矧陞諭以信實交領之際虜不敢欺

必以精良口口後充筭省費之按億地相懸生靈所資

安危是繫即 公之於國可謂有大功矣 聖情

歡悅遂有銀章朱紱之賜由是方隅重事咸所委屬嶺

嶠之南漸于海日邕管地偏人狡口口將有黷溪洞

連結為盜者僅廿萬眾 王命稽擁逮于周歲隣

道節使咸請進討 德宗皇帝且日以吾人

伐吾人剋之非利於是命 公招諭口口口口遠臨所
部公乃訊詰疑懼昭示 恩威浹辰之間咸知所

嚮公素練兵機具見腰口口巡視川谷占其要害奏請
於海口置五鎮守捉至今怙然人受其賜獻功未幾又
屬太原軍師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
害甲士十萬露刃相守 公馳 命安撫下車乃定

便充監軍使前後三易節制軍府晏如十五年間去由
始至遂 特恩遙授內給事又有金章紫綬之賜

元和初 皇帝踐祚旌寵殊勲復遷內常侍

兼供奉官明年銀夏裨將楊惠琳西蜀副倖劉闢或以
長師薨歿皆恃塞怙險初有邀 君之心終成悖

亂之跡 公密表請發當道步騎誅討功成之日優

詔褒美日卿志懷嫉惡情切奉公繼遣偏師尅平

二寇雖嘉將帥之勤足見監臨之効拜內侍省內侍知
省事中署之貴寵極於此尋因入 覲懇請醫侍

乃充鴻臚禮賓使又轉內弓箭庫使曾不累月

皇帝以蒲津重鎮監統務切復除河中監軍兼絳

州銅冶使自元和四年至九年元戎四換交代之際人

心如一斯益 公約已廉与士信靜專動和推安便物

之所致也 聖恩表異圖形省閣易簪之日享年

七十有四以其年四月廿五日吉辰遷窆于涇陽縣咸陽原之陰 詔下所司備鉦鼓笳簫儀衛禮物 中

使監導出于都門榮觀路人寵被幽壤仕君子聞者咸亦知勸 夫人輔氏邑号扶風郡閨儀端懿母德温淑如賓之敬見于宅禮有子四人長曰希晏前將仕郎掖庭局宮教博士次曰仲昇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兼殿中侍御史充河東節度保寧軍使次曰希暹內養將仕郎守內侍省內府局丞次曰希昇並皆克奉規訓志存忠孝懿勲茂績始見其進也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以元略長兄嘗賓于北府以元略又從事中都

俱飽 內侍之德將命錄實見託為誌勒之貞石且無

愧詞銘曰

涇水之涘高原崛起其上新墳葬我將軍將軍之德實

彰家

國水竭原遷斯文乃傳

右碣在縣東北五十里高陵界王氏園中完全未減

土人傳先年涇河南畔崩壠水絕流三日是碣適出

銘載水竭原遷驗矣甚奇並記

咸陽金石遺文

文稱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此輔光為河中監軍所除唐時士人而出於內侍之門者蓋不少矣輔光少選入內而有夫人輔氏子四人唐之宦官有權位

者則得娶婦史之所載高力士娶呂元晤女李輔國
娶元擢女皆奉勅為之而楊復光至假子數十人又
後漢書劉瑜傳言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言豎
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
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單超傳言四侯轉橫多取良
人美女以為姬妾則固不始於唐時也 碑內宮掖
作官踐阼作祚士君子作仕皆誤盧藏用書蘇許公
碑亦以踐阼作祚 金石文
字記
碑云輔光為河中監軍使者蓋監張宏靖軍也巨雅
元略之弟巨雅曾為晉州司法元略又官于中都故

撰書此志以記功德 關中金
石記

史稱元略為京兆尹收貸錢万七千緡為御史劾奏
詔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
削兼秩而已此誌云元略從事中都素飽內侍之德
其暱于宦者可知誌稱太原帥李白良薨于鎮監軍
使王定遠為亂兵所害甲士十萬露刃相向公馳命
安撫下車乃定便充監軍使前後三易節制軍府宴
如十五年間去猶始至李白良卒於貞元十一年三
易節制謂李說鄭儋嚴綬也通鑑河東節度使嚴綬
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

裴瑄具奏其狀請以李鄴代之事在元和四年自貞元十一年至此正十五年矣然則輔光之去河東亦在元和四年而是年復除河中監軍也輔光以監軍兼絳州銅冶使絳州銅冶置使亦史所未載也云自元和四年至九年元戎四換以史考之蓋王鏐張茂昭張宏靖趙宗儒也

鑿研堂金石文跋尾

文云輔光建中歲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內養超授奚官局令勳以元從之云云又太原口帥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害云云又除河中監軍兼絳州銅冶使又有聖恩表異圖形省閣之文舊

唐書宦者傳元和長慶以來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誌稱輔光充白身內養白身自爲宦豎清資逮元和後號始猥濫而內養之名不見于志惟楊收傳有內養郭全穆此其可証一也食貨志大歷四年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職官志諸鑄錢監絳州三十鑪誌稱輔光兼絳州銅冶使當以鑄錢重其事特設此官蓋權宜爲之不見于史尔史于職官內皆書勳號功臣有圖形戢武閣凌煙閣而內史省諸官獨缺錄今誌稱勳以元從圖形省閣宦者殊寵于斯極矣又王定遠

見李說傳王定遠欲謀殺說後知事敗走登乾陽樓
召其部下將卒多不之應比夜定遠墜城下槎枿傷
而不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據誌則為見害于亂兵
誌宜得其實輔光有妻輔氏子四人希晏希暹官內
侍省希昇無官惟仲昇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
詹事兼殿中侍御充河東節度保寧軍使行次既不
從希官又不為內侍蓋必輔光之勢冒為闖兒以希
規進取者崔元略傳元和十二年遷刑部郎中据此
誌在十年署銜員外郎殆以是叙遷也元略以士人
為闖官諛墓訟言與兄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將
命錄實且無媿詞攷元略嘗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
峻則其諂附出于結習固不知其言之醜也

投堂金石跋

盧公夫人崔氏墓誌

石高廣二尺一寸五分二十五
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洛陽

唐故河南府司錄盧公夫人崔氏誌銘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竇從直撰

公變書

元和甲午歲有夫人崔氏粵華宗令人德門賢婦以首
秋再旬旬外五日終于東都正俗里之私第享年六十
九嗚呼母儀厚德婦道宏訓令問如在誰其嗣之夫人

諱績号尊德性博陵安平人也東漢魏晉延耀不息迨至本朝宜昌而熾曾大交通許州司馬王父知悉祕書丞贈國子祭酒父倫

代宋朝以前御史中丞使

吐蕃拜尚書左丞歿謚敬公伯曰譚左司郎中伯曰榮右補闕叔曰殷衡州刺史而皆以禮自持用榮爲誠善慶所及夫人益光夫人卽敬公之季女也年十有一歸于范陽盧公惟公人倫碩德冠冕良材往踐王畿滯登臺閣器業尤重紀綱洛川貞元己卯先夫人而屈於命夫人晝哭捐軀未忘誓志無違撫育不易慈仁尅已成家樹立餘業過此則修學大悲一切解脫夫人元昆衍

德宗朝以御史大夫觀察宜欽池三州歿謚懿公夫人與公孝慈以類告終歲月十稔而同同氣之言於斯可驗矣夫人有男一人女二人女則組紉稟訓婉婉承華結褵從夫榮耀他族男曰從雅頃歲辟召制有成命參佐戎律換万户尉終養不虧十年向晦丁艱筮宅竊疚其懷初司錄府君先卜梓栢谷口因而耐焉至是問從耐于箸龜不尅問改耐于箸龜襲吉君子曰傳無不之今則何遠乃歲十月六日奉夫人輅祔啟府君東北九里合防以虞陵谷順也嗣子謂從直忝懿公顧盼又備末姻尙載恩光早詳勲闕託之琬瓊貽厥彤人銘曰

夫人之生榮耀勲華鳴環適人慶彼夫家姻族惠懷靡
不稱嗟温玉貞松保厥終始母儀婦道遺範已矣雪涕
鮮原反覆孝子

誌前列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竇從直撰後列公燮書
名而不氏未知其于崔盧何屬也從直見宰相世系
表書官兼殿中侍御史與誌合崔氏曾大父通許州
司馬王父知慈秘書丞贈國子祭酒父倫代宗朝以
前御史中丞使吐蕃拜尚書左丞歿諡敬公案倫附
新唐書子衍傳竇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
畱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

邏娑城閤六歲終不屈乃許還遷尚書左丞以疾改

太子賓客卒倫加官為常衮草制見文苑英華云頃

以昆夷之俗繼好勤誠不忘綏懷喻我文告乃太中

大夫誦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上護軍賜紫金魚

袋崔倫宣明威惠撫柔西海終能復命亦既序成云

云可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與誌所言拜尚書

左丞合誌言伯曰譚左司郎中仲曰榮右補闕叔曰

殷衡州刺史元昆衍德宗朝以御史大夫觀察宣歙

池三州歿諡懿公衍本傳云遷宣歙池觀察使與誌

合而以御史大夫出任于外史失載衍見舊唐書孝友傳略其諡不

著未若新又誌稱叔曰殷即傳稱倫弟殷趨白衍所書之詳

稟舉送夫人所者也誌夫人書其伯叔及兒金石例允濫牽附無過斯者非可為式也

授堂金石版

愚崇金魚

太子齊魯李倫故官為當茲草歸其交蘇莢華云願
鑿製越因共鐵器不無以指器器尚書空丞以幾列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七

使院石幢記

幢八面各高六尺七寸七分廣九寸
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銅山縣

使院新修石幢記

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高瑀撰

節度判官御史內供奉譚藩書

唐元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徐之從事立石紀氏於府

庭之南端初 元口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奉

詔朝于京師

天子當展對百辟卿士登

公

于明庭曰自理珎隨邊風變和旣裘垂辭斂衽從教

予嘉于表文武僉同今之徐方控臨東極淮海闔

越千里遙賴地產堅金俗風用對河山鬱盤我武宜

揚故有鈇鉞印綬之賜

予之戎柄期於光大郡

邑之長司我風教蒸人壽友繫厥二吏故別以符印備

以寮屬

予之耳目期於觀聽大野東原旣豬且

平織縞草木咸在征賦故皆命使期於營度城一十六

戶一十萬兵六十旅予盾戈戟戎車鐵馬泊翔口動植

宜咸領焉

公拜稽首激誠淚

俯仰交感左右動色

讓德不獲改口而東紅旌大旆發自口口都人縱觀炎

騰九衢以功

紹復再統憧節近古無儔是歲十一

月口口至于理所從一至于百千口無一息無一顧慙

忘嚮之

帝命舊府無積衣食曠乏則口口聲武備

其可知矣假財于隣從儉于身戎裝完集將卒驍敢野

夫行謠四郡咸康故以戰則克以祀則福境有口口口

無驚波

有征之師以徐爲則

上多迺茂績

俾位冠于羣帥故有左揆之拜時無口口口乎哉

岐公之德宜在鼎彝矣噫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

九皆顯才聞人爲佐爲賓誠明中和從事之道也離明

誠中和非從事之道也扶善與能鬼神潛光誰或給幽
闇謂神無知故□□同府常恐懼乎不至誠慎乎不
聞用明誠怡神離明誠媿神將此道也奉 我公

省□□□□希名氏之不朽則可轉之石烏足道哉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

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度

營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襲岐國

公食實封七百五十戶李愿 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

上

攝節度副使高瑀 行軍司馬李進賢 攝營田副

使劉元鼎 節度判官譚藩 觀察判□□□察

支度□□□營田判官何授 郭行餘 節度叅謀

趙季黃 節度掌書記王叅元 張勝□ 觀察推

官□□□ 張仲舉 攝觀察推官鄭據 節度巡

官閻顏 攝節度巡官獨□□ □□巡官□□

攝支度巡官鄭翱 營田巡官攝支度推官吳植

右使院新修石幢記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舊唐

書憲宗紀元和六年十月以前夏州節度使李愿檢

校兵部尚書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史書除授

之日碑紀到任之日故差一月其襲封岐國公新舊

書俱失載其檢校尚書左僕射本傳載於除鳳翔節度之時不知在武寧時已自尚書遷僕射矣結銜有食實封而無食邑與苻璘碑同碑稱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九而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相去不十年何以異同若此不可解也記末有一行云大宋皇祐六年甲午歲二月二日申使乞差兵匠自金銅門外出取到舊使院碑幢二座於新使院內豎立則當時固以為舊物而珍之今距皇祐又七百二十餘年其可寶更當何如石刻今在徐州此本為江都汪容甫所贈攷歐趙諸

公皆未著錄近代藏金石家亦罕及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撰者高躡兩唐書傳稱瑀釋褐右金吾胄

曹叅軍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為太

僕卿大和初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

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又加檢校右僕射

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徵為刑部

尚書拜太子少傅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

使綜其前後未嘗為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

侍御史與碑結銜全不合豈別一高躡而唐書無

傳耶書者譚藩無傳然工書宗顏體與何類齊名

蘇子由樂城集荅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詩所謂
譚藩居顏前何類學顏頗者是也岐國公李愿爲
西平王李晟第四子碑云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
奉詔朝于京師辛卯卽元和六年以兩唐書本傳
考之蓋李愿自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尙書兼
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至是入朝卽出
爲徐州刺史也愿之至徐州在六年十一月而碑
立于十二年九月亦閱六年之久矣傳稱無何有
疾以其弟愬代爲徐帥而不詳何年据舊書李愬
傳明云元和十三年五月移愬爲徐州刺史武寧
軍節度使代其兄愿此碑蓋立于愬未受代之年
也文但有序而無銘且建幢而非碑皆與他碑之
頌德政者異後列屬官姓名幾二十人而撰書之
高躡譚藩仍列其中一人外惟鄭據見全唐詩云
滎陽人右龍武軍長史與碑言攝觀蔡推官者不
同餘俱無攷此碑爲嘉定族姪元勳官徐州教授
時搦以見寄碑尙完整字亦遒媚可寶也

柳宗元龍城石刻

石殘缺僅存橫廣一尺九寸高八寸二分
分八行行四字行書在廣西馬平縣

缺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元醜

元和十二年 柳宗元

天啟三年龔重得此于柳公井中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

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柳子厚
龍城錄

按龍城錄所云與此微有異同偽書不足憑然茲刻

實宗元書也

謝啟昆
西金石畧

按此碣在廣西柳州府馬平縣柳侯祠內馬平為

柳州附郭州在唐天寶初為龍城郡乾元初復曰

柳州寰宇訪碑錄題此碣曰龍城柳碣自歐趙以

來皆不見著錄故向無標題而碣文亦祇六句首

句城柳上泐一字据天寶舊郡名當為龍城而因

以龍城柳為碣名也未署元和十二年柳宗元以

元和十四年卒此碣在卒前二年昌黎作墓誌銘

不詳宗元刺柳之年而唐書傳皆云元和十年移

為柳州刺史則其刻此碣在到柳州後二年矣昌

黎撰羅池廟碑云柳侯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

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

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云云飲

酒驛亭事在題此碣之明年其窟斥荒瘠埋厄感鬱之槩此碣十八字中已畧寓之矣龍城錄託為役者得白石微辨筆畫云云設為恍惚之辭謝中丞斥為偽書不足憑良然

憲超塔銘

石橫廣二尺九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三十分行十九十八字不等行書在淳化縣

興國寺故大德上座號憲超塔銘 并序

京莊嚴寺沙門元應撰并書

上座俗姓太原王氏累世京兆涇陽人也童子事師年過受戒報終七十有六僧夏而五十焉業精妙法於大

興國八年試業得度錄名住興國寺也

上座行操寒松戒德霜白道洽羣物而悲敬齊行持念無虧經聲不掇優曇花之句偈曉夕相仍分陞利之開敷香風不絕向萬餘徧稟學定於摠持東院繼七業之蹤焚心燈於巨夜之中明終不絕而忽於今年覺是身虛憊氣力漸微絕粒罷食唯茶與乳右脅而臥四旬如生命入室門人上座子良都維那智誠等曰吾今色身應將謝矣怒力勤策法乳相親金泉禮及梨園鋪吾之衣鉢將入常住以為永業言已帖然累足而去也門人子良等號呼慟天空口血灑澗流泪咽庭樹摧枝川原

無色悲風慘然巍峨馬塔崛起於西原颺颺松吹金龜
之田即於其年三月七日於興國下莊淨室飛香神顏
不易狀若平生譟爾終矣門人子良等採以荆珉徵搜
哲匠鏤於金石刻之以銘欲使後賢而知今矣詞曰
戒行嚴潔 松篁比貞 秉志堅直 如岷如荆 衣
珠內瑩 獨耀心靈 精持妙法 德冠羣英 四旬
絕粒 而亡內逼 諸漏蠲除 聖賢不測

唐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月辛亥廿日庚午崇建
金龜鄉臥龍里紀也

門人子弟 上座子良 都維那智誠 子昇 子

禹 子宗 子倫 子英 尼弟子戒盈 童子阿

萬 姪王鏊 仇元誠 史湊 趙擢

法華邑人 史清 趙杞 房慎疑 牛雲 劉興

韋牧 宗悅 張政 敬鐸等

李光進碑

碑高九尺九寸七分廣四尺一寸七分
二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榆次縣

大唐故朔方靈鹽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
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刑部尚書兼靈州口都督府長口口史大夫安定郡王

口口尚書左僕射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合狐楚撰

嗣子季元書

口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節制靈武之三年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監軍使者驛馬以聞

皇帝遣中貴人賈尺一書與御府醫藥馳往臨視旬有者八日口口厥命享年五十七矣

制詔

丞相御史罷朝會加賜賻然後以左揆之璽印畫綬告于弟焉其年嗣子季元河口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曰燧口陳許節度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曰毅元次曰綬元宣義郎行太原府

太原縣尉次曰宗元口曰吉元血泣柴立護裳帷南歸

太原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

我尚書左僕射安

定王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禮也

公之先

本阿跌氏出於南單于左廂十二姓代有才傑繼為酋帥嘗統數千廬落號別部大人貞觀初

大父

賀之率其屬來歸

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

仍充靈武豐州定塞兵馬使

大父襲之無祿早

廿 先父良臣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

方先鋒左助兵馬使夫以三葉之忠厚一門之信謹宜錫祚靈降生峻賢

公形清而視明神全而氣和

猿臂虬鬚山立玉色贈工部尚書李奉國諱公

之伯姊器 公於稠人教之騎射付以韜略由是

發迹雲中策名太原始以勇敏從北平王燧戰于蒲次

以愿恭事朗寧王自良鎮於并或典領先偏或訓齊部

伍公家之事無細大戎府之務無重輕緣手風生過目

冰半禮部尚書隴西公說待以心替奏兼殿中待御史

工部尚書滎陽公僮杖為爪牙表兼御史中丞太司空

嚴公綬擇賦下之才奏兼御史大夫大司徒范公希朝

求軍中之舊遷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古人云一心可以

事百君於公見之自時而後氣槩昭宣風聲流聞人望

歸厚 天心委重由代州刺史石嶺鎮北兵

馬使代北軍口超遷工部尚書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

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朝家思所以優寵

尊異于 公者無所愛焉八年秋遷為秋官改拜

靈州進階至銀青封口于安定賜姓李氏列於

宗籍追命 先君儀同為工部尚書 先夫

人史氏為代國太夫人 君臣交感家國儲慶焜

耀充塞有如是耶十三年春不口忠武軍節度等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威郡開

國公光顏既平淮夷秉圭來 朝疏 公官伐德善

涕洟見請以表丘壟又會故吏御史任口則條二府政
事上於考功故得鋪陳馨口追琢琬譽云惟公

口毅直清潔寔壯明不為物遷能以貞勝忠信之教自
形於心術孝悌之行每合於天經口昔國太夫人嘗有

霜露之疾公與今司口左右就養不口冠帶者

累月其口鴈門也先惠訓而後武斷清靜之政成愷悌

之化流鰥孤遂安姦盜訖熄貞元中孝文之心

在宥天下無何李鄭二師相繼物故大司口口公亦用

寬和統三軍轅門武人驕蹇自便及公之都紀

綱也言詞約而必信號令明而必行堂皇之上聽無譁

大旆之前立無跛范司徒之東討常山也軍旅之事口

以咨之或壅水以絕其歸居或斷橋以防其口集縈君

有命皆我之為閉網竟從於朝旨改轅無失於

戎律其在振武也懲邊候之不修黠虜挺災我人離落

於是選騎或期楊威稜於沙磧寇皆愕眙深潛而遠遁

矣病公田之不闢豪家射利我庚空竭於是置吏立程

懸信賞於表綴農皆鼓舞寒耕而熱耘矣罕羌之豪曰

懷榮曰黑口口賊攘寇橫於二口前後握兵者率不能

禁公乃飛語以速其卸開恩而怠其意密聳疾

力如取懷中而殺之風清河湟威動朔漠遷之至于靈

武亦猶是也而加之以口仁因之以廉平夫家之徭有恒經井地之征有定制生物滋殖齊人樂康利澤四布淑聲一口時縣官加兵蔡人且三年矣楚方奏薄伎于內庭雅知將欲徵口於荆方濟師于許昌謂肺肝之可見俾手足以相衛公亦義形于色情發於中或攘臂而言或投袂而起豈天緩狡童之戮于終歲也翌日而公疾浹旬而公病不月而

公薨悲夫信之結於人也深惠之被於物也久聞喪而哭於野者雷動會葬而登於壟者星奔豈止笏面刺心輟春罷市而已嗚呼黑山雖順赤嶺猶虞而擢卿宰木已高壽宮永閑懷忠憤者得不太息而掩涕乎麥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與歸銘曰

天有風霆是為威刑國之斧鉞川以征伐明明我后耀武敷文螭螭我王砥節邀勳皆在偏裨與道則直洎司經紀其儀不忒一麾出守十乘啟行藩籬單于襁褓朔方心與口同政由已出塞上師壯軍中廩實既宣大忠宜奏膚公西戡畎夷北服山戎慶方來兮任方崇身已滅兮名已空罕山之南汾水東白楊黑栢夕悲

風

光進與弟光顏竝爲唐名將憲宗平淮西光顏功最
高唐書二人竝有傳光進碑合狐楚所撰光顏碑李
程所撰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錄皆無此二碑歐錄所
載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者乃李光弼之弟非
光顏兄也趙錄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
止雞田州刺史初無功績以光顏故贈太保與二字
同葬一地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
朱錫鬯過榆次趙村搨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而
錄之其良臣光顏碑則已見記中矣

金石文
字記

按碑云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年五十七其先阿
跌氏出於南單于十一姓貞觀初祖賀內屬父良臣
爲雞田州刺史光進以隴西公說滎陽公儋大司空
嚴公綬大司徒范公希朝薦云云新唐書有名無字
如封安定郡王及其祖父皆在所遺表薦者惟王承
宗與范希朝而已檢校工部尙書與碑題刑部尙書
異皆當以碑爲正至兼御史爲代州刺史及光顏先
娶母死光顏婦藉貲財貯納管鑰光進泣而反之碑
亦遺焉子季元燧元毅元綬元吉元夫人史氏以乙
未六月薨越十一年葬而無紀元傳云元和四年表
薦爲都將俄振武節度遷靈武當薨在元和十年葬

在寶歷元年也

金石錄補

光進以元和十年六月卒于鎮十一年二月還葬太

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十三年春弟光顏平淮西入

朝請于天子得立碑于墓朱錫鬯云光顏請于朝葬

其兄者蓋考之未詳耳碑無建立年月攷宰相表合

狐楚以元和十四年七月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十五年閏月為門下侍郎七月罷以楚署銜

驗之當在十五年無疑潘次耕題作元和十一年亦

誤也傳云年六十五而碑作五十七當以碑為正光

進字耀卿封安定郡王光顏封武成郡開國公皆傳

所未載其稱李自良為朗寧王亦未見于史也文云

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媿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

與歸范文疑趙文之誤又云贈工部尚書李奉國諱

公之伯姊奉國者本傳所云舍利葛旃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据搨文者合狐楚結銜為門

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證以唐書宰相表是此

碑之立在元和十五年閏正月辛亥入相以後七

月丁卯罷相以前之事矣然据碑文是元和十三

年春光進弟光顏入朝疏請立碑不知何以遲至

兩年之後始撰文而立之也碑云越十一年二月

已酉葬乃是元和十一年非謂卒後十一年金石錄補謂葬在寶歷元年者誤也兩唐書光進傳敘事甚簡不如此碑之詳然碑有與傳不同者光進之卒新傳不詳歲月舊傳則云元和十年七月碑云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旬有八日口厥命若是卒于七月碑當有七月字不應僅云旬有八日此旬有八日卽在季夏一月之內則是卒于六月矣碑云享年五十七兩傳皆云六十五此其尤異者也碑云葬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山西通志陵墓卷太保李良臣墓在榆次縣北十里趙村西李宗閔撰神道碑曰貞元十一年八月葬于太原府城東南孝敬原子光進令狐楚撰碑卽謂此碑光顏墓李程撰碑亦云葬于太原縣東孝敬原以輿圖證之榆次縣在太原府城東南元和郡縣志云去府城五十六里故孝敬原在榆次北十里與碑言太原府東四十者合也碑云公之先本阿跌氏出于南單于左廂十二姓貞觀初大父賀之率其屬來歸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云云元和八年秋公遷爲秋官改拜靈州賜姓李氏列于宗籍舊唐書傳則以賜姓在六年爲異而賜姓爲

光進事則傳與碑同至通志氏族畧云阿跌氏九
姓阿跌部爲雞田都督唐單于都護振武節度使
兼御史大夫阿跌光進元和二年詔賜姓李名光
顏陳許節度使是以賜姓爲二年事旣與碑異而
又似以光顏爲卽光進所改名則更誤矣碑稱其
父良臣曰先父又曰先君母史氏曰先夫人撰文
人稱他人之父母加先字始見于此碑書我庚空
竭庚作庚是筆誤句有八日有字下多書者字旁
用點抹去之其例亦始見此碑

南海神廟碑

裝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碑在廣東南海縣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

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

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

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

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

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祀號祭式與

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
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
史行事祠下事訖驛

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
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
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病解而委事
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言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鄣牲
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輿俯不中
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恠雨發作無節入蒙其
害元和十二年始

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

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
直方嚴中心樂易極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
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
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

皇帝名

乃 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

某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
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

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
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與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

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

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
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恠慌惚

畢出蜿蜿虺虺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颿送颿旗燾旄

麾飛揚旄藹鏡鼓嘲轟高管噉謀武夫奮棹工師唱和

穹龜長魚踴躍後先軋端坤倪軒豁呈露祝之之歲風

災熄滅人馱魚蟹五穀肯孰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

之治其廷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

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

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

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

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六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

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

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

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

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

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祝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

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那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在官神人致喜海濱之陬既足旣濡故不均宏俾執事
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舊唐書孔戣傳戣授廣州刺史先是準詔禱南海神
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
州作詩以美之今此碑後繫以詩者當謂此也然傳
謂在潮州不知其已移守袁州矣唐書禮樂志五岳
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至四瀆則畧而
不著祭日今碑稱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知與嶽鎮同也又稱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
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致祭志文亦不詳其事此

文集本與石本異者惟海嶽之祝碑以祝作祀祀之
之歲碑以祀作祝又碑題集本作南海神廟碑石本

闌入廣利王三字

授堂金
石跋

按此碑裝本今取畱耕王氏宋刻昌黎先生文集
本校之文集集注云首有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
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
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
建今裝本陳諫書下失并篆額三字并失其後年

月一行文內故海岳之祀集本祀作祝故常以疾
病解集本疾病下有爲字故明言齋廬集本作明

宮敬祭某集本某作其米三萬二千斛集本三作
 四又補注泐文十九字末句誅其尤無下裝本全
 缺今補注一百三字又詩八十字然後文全可讀
 也碑立于元和十五年十月兩唐書韓愈傳元和
 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迎佛骨愈上疏諫憲宗怒
 甚貶為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上欲復用愈而
 皇甫鎛惡愈猜直請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然
 則昌黎之撰此碑蓋到袁州未久也書者陳諫新
 唐書附王伾傳云白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
 州刺史此碑結銜是其所終之官也碑云南海神

次最貴號為祝融此語本太公金匱見昌黎集注
 冊神為廣利王乃天寶十載事碑云元和十二年
 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
 京師至齋祓祝冊云云兩唐書禮志不詳祀嶽鎮
 海瀆之儀文獻通考載德宗貞元二年太常卿董
 晉奏五嶽四瀆伏準闕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
 日祭之其祝版並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祠小祠
 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
 日所司準程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勅旨宜依仍
 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据此知御署祝

版事已久停而復行者始自貞元二年檢通考後附開元禮但詳五嶽四瀆之儀而嶽瀆祝文亦附其中不見有祭海之文大約海鎮亦準此行之碑文所謂祝冊自京師至冊有皇帝名上所自署語與董晉奏合碑云五鼓既作牽牛正中者月令季春之月日牽牛中此為立夏行事之徵碑文前紀南海祀典後紀刺史孔戣德政未附四言韻語是詩而非銘故舊唐書孔戣傳云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据文云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是昌黎亦因眾人之請而作此也戣字君嚴孔子三十四代孫

巢父之從子附巢父傳戣由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人為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度以祭酒孔戣進即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傳所載戣政績大較與碑同蓋即採用此碑也

皇甫湜浯溪詩刻

石橫廣一尺九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七分十二行行十一字正書在祁陽縣

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碑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

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
而神上與千季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
間爲物莫與夫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
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瀨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

按此詩缺泐三字今檢全唐詩補注于旁標題題
浯溪石四字而詩首句云次山有文章似係贊美
元次山之中興頌也然意無專指惟石屏立衙衙
溪口啼素瀨是卽指刻中興頌之石屏也此刻與
全唐詩不同者一字溪口啼素瀨徒倚如有瀨全

唐詩啼作揚賴作待當是傳本有別也詩末題曰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新唐書傳湜字持正睦
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東
都畱守裴度辟爲判官其官侍御史內供奉傳所
不載其書此詩亦無歲月因附元和之末持正在
元和時最有文名幾與昌黎相等觀昌黎和其陸
渾山火詩其能爲長篇可見然多不見於世惟石
刻中有此一詩洵可寶也

朱孝誠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寸
八行行五十六字行書在平原縣

唐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守內常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朱

公神道碑 并序

忠武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職方郎中兼御

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蘇遇撰

翰林待詔朝議郎行常州司法參軍上柱國曹鄴

書并篆額

天垂四星環拱 帝坐降精成象崛起輔時內則

銜奉 絲綸伏勤夙夜外則監護統節鎮靜邦家宜

其榮冠貂蟬名香竹帛公諱孝誠字孝誠京兆三原縣

人也自姬周分姓由小邾建家隱屠肆而名動諸侯居

里開而勢侔卿相雲博肆直於漢世然據曜文於吳庭

綿綿不絕世有榮位皇祖游仙皇孝珍玘竝育德當年

鍾慶于後公弱冠入侍以謹密見親咫尺 天顏

左右皇極克勤專對休有令聞貞元中 德宗新

平寓縣戎臣專閫多不自安任非其人情則莫達使乎

之選 朝廷為難公時妙年早承 恩渥累

馳駟騎所至風從對敷 王休衆高敏捷累踐要

職官更局丞幹蠱之聲自茲益大尋加朱紱銀章以旌

能也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 命

於倣擾之際撫諭於谿洞之中遂使投戈感
恩

殿廷向化掉三寸舌息數州兵古人所難公有餘裕拜

宮闈令上護軍以寵勞也
先皇深憂漠北慮啟邊

患公密陳嘉謀請城天德許
詔既下仰辦於公量

財揆日躬先板築胡馬不敢南牧漢兵休懷西歸保護

塞垣萬代之利攻心斷臂復覩於今授承議郎內侍省

內謁者監以酬勲也屬元戎授鉞問罪准西
恩

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公素懷忠果徇

國忘身每竭家財以周軍用時經行陣或被傷瘕親自

撫恤問以疾苦布
皇恩於闔外推赤心於腹中

士皆感激人百其勇故能綿歷三歲終始一心克定淮

夷剪除荆棘過合流下郟城功伐彰明
上每嘉

歎遷朝議大夫內常侍旋以內憂請從喪紀
詔命

不許遽令起復是歲李師道邁逆窺竊近郊
憲

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

監撫初入寇境方伺地形為賊埋伏乘我未備公行從

之騎纔廿人決機方寸之中奮發倉卒之際策馬直進

突其堅鋒左拂右旋所向風靡以少擊衆古昔無儔威

聲益雄士振爭進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賊平還鎮

寵
詔繼至加寧遠將軍上柱國殿蔡牢落陳許瘡

疾二年之中四更節將公撫新懷舊軍部怙然既盡禦
衆之方真得監臨之體享年五十一元和十五年七月
廿日遺疾終于許州之官舍部曲表請歸葬長安有

詔追贈曰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內侍省內常
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朱孝誠祇事左右勤勞
歲時言念忠誠常所委用出入內外迭爲監臨廉以居
貞和而得衆將我成命奉以終身憫口云亡是有追口
昇階進秩式慰營魂可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

王人臨門哀榮備至口抱謙恭之性有適時之才
備著勲勞曾無矜伐每口榮獎憂形于色午參之口變

繆子之薦賢兼之有也駟馳二紀出入 四朝送

往事居物無橫議方將振翼天漢展步雲衢蒼蒼不仁
摧我貞幹夫人王氏輔佐成家克修婦道中饋有譽偕
老忽乖痛移天之禍盡晝哭之節嗣子富平鎮監軍朝
議郎內侍省掖庭局監作土柱國士俛能襲弓裘善繼
先志明時竝 侍旬服監臨榮口六姻貴昭

聖世次子士倫初從筮仕投跡要司皆蒸蒸之心願
申凶極以遇久同 王事備詳勲績棄田非久陵
谷易遷傳之不朽在乎貞石銜悲紀敘無愧乎詞銘曰
入侍重閨出奉 紫泥星躔往復駟騎東西伯靖

負阻嘯聚五谿宣

我威恩革彼昏迷北難獫狁

侵擾黔黎乃城天德上干雲霓下視虜馬遠如醯鷄桀
口態盡窺塞無蹊再監滑許滅蔡平齊智勇雙高功名
日躋紫綬金貂
恩寵極兮悲涼部曲嗚咽鼓聲
佳城白日草露凄凄

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二月戊辰朔五日壬申建

右朱孝誠碑在三原縣乾隆戊子歲縣人培土得之
頃江寧嚴侍讀冬友遊秦中歸摹以遺予書法流麗
可愛案唐書憲宗紀載伯靖之降不言何人所招致
嚴綬傳則云遣將齎檄開曉羣蠻悉降亦不言所遣

者何人讀此碑乃知孝誠實銜命以行孝誠乃中人
非綬部將亦足以裨史文之闕史稱伯靖潞州蠻碑
作敘當以碑爲正孝誠爲李光顏監軍平淮西破李
師道皆預有功光顏自忠武徙鎮邠寧孝誠仍畱監
忠武軍碑云澠蔡牢落陳許瘡痍二年之中四更節
將撫新懷舊軍郡帖然蓋紀光顏徙鎮以後事忠武
軍初領陳許二州元和十二年增領潞州十三年又
增領蔡州故兼舉澠蔡也其云午參之機變繆子之
薦賢此用春秋傳伍參戰國策繆賢事伍參古今人
表作五參說文五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是午

與五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文有云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命于俶擾之際撫諭于溪洞之中者謂六年伯靖寇播費二州事也以八年為崔能巖綬潘孟陽柳公綽等所破降云元戎授鉞問罪淮西恩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者謂九年吳元濟自稱知軍事詔巖綬李光顏李文通烏重允合軍討之也云是歲李師道遺逆窺竊近郊憲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監撫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者謂十三年光顏徙義成節度使帥陳許兵

攻師道于濮陽拔斗門杜莊二屯事也其為監軍即在時又云出入四朝則其入侍之初猶在代宗時也

關中金石記

朱孝誠以宦者為忠武監軍薦歷華膳而有妻王氏有嗣子士俛次子士倫史稱李輔國娶元擢女奉勅為之唐內侍之橫其有由也夫碑言問罪淮西以護許軍攷是時光顏為陳許帥而孝誠奉命與之左右蓋不獨梁守謙一人往撫蔡師也又言李師道窺竊

近郊案本傳師道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即指其事

授堂金石跋

梁守謙功德銘

碑高一丈五寸七分廣五尺三分四十六
行行八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邠國公功德銘

并序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雲麾將

軍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宏農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

楊承和

撰并書

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翰林待

詔陸邛篆額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為佛三身牙相應化無所從來百

億同名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萬靈有感必通

酬念如響心操惠炬永燭於大千手運慈航泛流於沙

劫晦明不二淨穢兩同正智如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

而有質先天地而亡形莫不究清濁之未然識方圓之

始卒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夫大德小德

優劣不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眾星之表月立萬

象以尊天因喻發揚憑茲外飾有言子貢賢於仲尼者

不知仲尼之聖如口子貢有言阿難相同諸佛者不知

諸佛非相以攝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至廣觀

秋豪之至短知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即尺晏秋豪擬於

人即阿難子貢雖然近如來之門戶識夫子之堦牆瑚

璉寶瓶異諸凡器金楹玉棟口是常材故佛之侍從者
卽迦毗令人拘那貴族皆辯搖金剎名振鐵圍駢六賊
如眾鳥之避鷹鷂懼四魔若百獸之畏豺武而性海無
底惠峯穿霄善入口乘橫通三輩被精進所縛不捨用
心嘗修之於身去住未決或執如或斷如是故生已之
法隨滅滅已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之所不滅
能銓三義其唯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有生滅者
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覺之體卽知覺逐滅生生隨覺
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指素月於澄溪祛外緣於見
性解出人表堪爲代師儔諸法王則吾豈敢何者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如來觀溺
山而小聲聞觀枕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虛空不染
於幻強立真假會未牢固是故說行而無所說行說而
無所行非行非不行非說非不說非法非非法非性非
非性本不生無所滅元不覺無所寂於一不一中悟諸
未悟者於起不起中導諸未道者入矣哉若非天下之
至神又孰能如彼而夜景呈輝化行西土神光啟夢象
教東來思玉毫而口挹鷲峰仰金偈而虔瞻貝葉身已
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之說且法以
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以成其志卽

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有是經處卽見如來今有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邠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安定梁公曰守謙職是禁營邦家重器居繁不亂兼摠緇黃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惠爲甲冑清慎爲戈矛跡尙彤闈名高紫闥至元和初授銀瑋佐密命鼓翼高岫躍鱗洪波飛鳴近天得志江海五年加金紫掌樞機渙汗流心散爲膏雨如絲入耳開展成綸捧白日以揚光戴青天而翼化處事之極動而可觀至十二年遇蔡人逆戎事興天討未平

十七在野

天心恐師老矣而誅剪未就乃命公撫

衆觀敵審度遲速乃奉辭伐罪踴躍而行走四牡以宣暢鴻休利萬物以車塵相屬彙整戎事董護諸軍與

將帥同其進也一其議也或縱六奇之辯卽濤生巨浦

雲出深谿或察五問之情卽趙括穿楊楚金伐木若有

神助不謀成心我旗旣張我車亦列均勞逸而義夫爭

死齊賞罰而奮臂爭驅蓄銳候時果申長策於是選精

卒張詭道雜旌旃而不嚴部伍差進退而曲敵之心實

爲鋒銳詐餌武口賊果輕襲利吾大軍遂使書掩沙河

葛伯之賊夜遁合流宵渡邵陵之寇全平駭若奔雷勢

同激電似霜霑寒草風卷餘花縱烈火於平蕪走飛泉
於大壑摧枯易折墜瓦難全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餘賊
保廻曲官軍圍郾城我敵音方厲武旅方雄操利柄而
日無全牛執其吭如藟參悅口摩壘問罪登陴不降梯
樓滿空矢石相接經四十日燿火失繼人無鬪心畏夏
日之赫光懼春冰之易泮乃降仍邀公匹馬視師撫納
疑懼公悅以犯難投誠若歸遂令啟開按轡而入醜類
或鼓或罷相視失色公曰來余與爾言爾本吉人也何
不徇 國家之急成其名而託身於武豹之災求其墜
輿尸覆揆誰與咎耶 皇情極念之故令守謙布

澤潤心宣

化清耳能悅生避禍者當聽之曰

明

明天子清問下人不能勤王爾失遠略爲寇盜所制而
臣節難全犯弧矢之威當剿絕之斃圓首方足莫匪情
靈念其瘡疣實可憫惻然違予戮汝而不赦恭命活汝
而無害能遷其不祥而爲祥吉莫大也變其不幸而爲
幸令莫窮也賊將卒等色轉慙禮逾謹曰曰 皇上
聖文紹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無遠不格被堯舜之法
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大文教而丸有小康小武功而
天下大理嘗欲戢矛楯親稼穡使人居安各得其壽爾
不方不能安時處順守衛中國而罪咎自結厲階彌崇

卽不得已而興師非樂殺人也况天德好生容長萬物是以曲開洗汗旁設自新招示頑夫以明廣大將士等久遭苛暴翻跡令圖亦謂朽燼重燃枯條再葉國刑當宥咸賜無辜豁爾憂心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卷旆匣刃弛弦觸地血流闕蹈舞於是五千叛卒不戮一人十萬王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失浪烹飪方因惡鳥巢傾折翼於此恩波大澍封錫有差乃授公右監門衛將軍飛詔追還密職如故又掌天地之戶牖捧造化之關撻勲隨日厚望遂時深公之美也不滅直以沽名不愆義以犯物動靜無隱發言有章至十三年天口睽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功不自德遂與戎印授兵符司禁旅之右也公積仁成器積器成名卑牧難踰高光可仰定止足之分動必師心辯榮辱之機道樞不撓薄嗜慾以守一鄙浮華而處中匡護勳流酌之不竭伏以元和長慶釋教大興雅叶所歸轉得親近謹於大興唐寺花嚴院爲國寫古今翻譯大小乘經論戒律合五千五百廿七卷公私祿利不入其門凡是難得無所愛惜嘗求善書者令絕外塵不飲茹浴身至于精利焚香而就筆硯擇其力多者以多價酬之少者去之人不約而自勸也於是染素流光含丹縱彩雲生

墨沼之上花開方絮之中衛索分鑣玉羊竝驚各行軌
轍跡不相讓又立經堂一所三間併佗安住法輪必資
豐敞作制惟永壯我 皇都豈得為王者不極其妙為
材者不極其美殊形異狀生於斤斧之中曲直方圓豈
逃繩墨之下於是彩棟霞張雕楹雲布朱扉洞啟縹壁
含光羽族棲於綺窓鱗介遊於藻井脩羅率下爭提天
矯之梁藥叉命徒競戴岌岌之拱眾靈翼衛諸天護持
恍惚莫辨其形來往不留其跡又於堂內造轉輪經藏
一所刻石為雲鑿地而出方生結構迤口口緣立無數
花幢竊比兜率造百千樓閣同彼化城狀物類本擬容

奪真鵙鵠若飛而不飛虹螭似走而不走變植櫛比維
之以琳瑯榱桷駢羅飾之以珠翠凌空五級方開四門
璀璨相輝煥麗交映離婁覘之炫目公輸闕之奇口口
歲古人多有慙色不知來者孰能繼歟於是方表含輪
虛中不滿羣經之府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卷舒杖德
者恣其探討或超諸垢穢蓮花隨手而開敷或等彼清
涼甘露應心而滴瀝乘之所妙者不論其小大法之所
尚者口口其淺深譬諸江河所汲隨器從流自得礙
踈數其外或圖寫龍神鬼物之狀以為嚴飾或造菩薩
天仙之類周匝其旁白壁成容玉眸高視黃英作相金

口如言設無體之禮實不佞於屈伸獻無聲之樂終不
煩於音律五色口口亂其目八風無以吹其心守靜樸
以自持執堅中而不磷或虔恭默如或侍坐儼如又於
堂北別立鏡燈朱罍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縱巧有符丁
緩之奇蘭膏自芳不假海人之贈幸斯破暗永繼其明
於是羣藝畢衆工歸八龍口軒四王護闈雨霑香砌何
塵垢之蒙潤風搖寶鐸流美響之不已公頓首奏曰臣
聞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所以萬物生中
不擇於覆載榮枯美惡必備於寒暑雖古先哲王宏天
若德豈同 聖代則而行之伏惟 長慶文武

孝德皇帝陛下英冠四維氣含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
燭無窮等天地之至仁寰瀛受賜坐超湯禹立竝羲軒
駢嶽瀆之精靈馳道德之車馬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法
上元以生成體陰陽以御物動合靈契事膺神符永綏
兆人克顯休命臣猥承 委擢如荷 丘山蕭艾空竊
於 春陽螻蟻每慙於 雲雨脩持口口允奉 穹蒼
上黷 冕旒伏增驚越臣亦知螢光助於兩曜眈澹宗
於四溟實不足以添輝亦不足以濟廣然纖美見容知
大明之及遠涓流必納識渤澥之宏深臣早悟多
藏勇於施捨聞斯必舉所作成集誓嚴持口口上續於

恩光啟導法涯永資於德澤 帝曰俞卿以

檀波羅福保于朕躬朕以官惟其人任卿勿貳實千載

之一會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宏道多慶公荷寵

之極涕零如雨又奏曰如來奧旨必藉開張若不言宣

何以廣福臣請得無染沙門貞實等二十七人御斯信馬

駕彼白牛直出四關掃諸五翳偕持正念調服其心為

國傳經乃至無算 陛下得佛祕印行最上乘於

多劫中為人 父母遂令釋子遵有漏法傳無盡燈滋

實雨而潤及四海布香雲而應乎干界口天之下孰不

蒙益受益之利上集 一人伏願 寶觀天齊金輪

嶽固永居億兆之上克承無疆之休 帝悅依奏公

曰克樹有為期於不朽略須題述以告將來遂命戎副

右監門衛將軍楊承和文而書之辭曰小子蓬茨劣人

跡度卑淺無當時口用之効有僻陋至愚之累 靈波

曲潤幸得充之幾歷星歲繆廁 下風聞可道之言觀

可行之行書紳不暇何以褒稱至如走 光塵俟 嘉

命愚人不敢拒若使陳葺口具 德美愚人不敢當

公不聽又辭曰抑短羽齊九臯之響殊不驚人使弊足

追萬里之跡豈宜及遠雖冲霄有路且力小未任况逐

日無功而敢煩羈勒 公又不聽是以磨鉛赴 鐫俎

之割策鈍當

天衢之駟流汗如沃愧顏若丹輒盡

野辭書于琬璽銘曰

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善勝道場迦維之國飯王聖子有大威德菩薩伏膺龍天仰則總彼十名高談四諦能拔一毛普現一切阿僧祇劫瞬目所睇微塵刹土疑心所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汲引未終豈厭寒暑八正齊列三乘竝舉惆悵逝多歲不我與舉足下足群魔愁謗歸歟歸歟飭彼迷忘優曇忽折摩尼驟喪海會無言靈山多曠猗歟大雄情靈藩翰上下四維吾道一貫藏諸不理顯諸不亂託跡光周遺宗炳漢操之卽存捨之卽亡

如來寶印付囑

我唐必正墜典克續頽綱法雨一

潤佛日重光真諦所歸域中之

大無爲所及宇宙之

外幽宗默識靈機暗會千劫飛輪萬方永賴旣崇其化

邠國欽承久積吉行發言相應意馬早繫心猿不升

出彼夢宅如上高陵不捨有相無相所依不離有作無

作所歸焚舟得濟到岸應稀達人是是塵人非非雲赴

壽山澤歸

福海曾峯永固波瀾不改衆善斯立野

光耀彩樹彼勝因憑茲爽塏順生攝生從俗出俗因機立化賢愚其欲精廬大敞材力豐足購口口金開塔累玉大匠誨人必先規矩大巧垂美亦先棟宇墨請操繩

般求執斧樸斲未已師者如堵千仞之桂良工所度十
圍之松備于制作鈿飭土木海物交錯藻井舒蓮含芳
吐萼裝嚴寶藏水陸窮珍瓌姿競麗華璞爭新馳光耀
谷浮彩榮濱旣美且良悉得其眞寶樹成行寶堦上聳
善安不拔善高不恐欄楯曲周簷楹接擁蓋若天垂花
如地涌實以方外四門不局虛以圓內萬法有經金石
絲竹風來可聽玉釜旃檀日照彌馨鏡開八面燈傳一
光夜口素魄晝助紅芒齊明隱顯等鑿行藏膏平潤久
心直燃長忍鎧常穿四魔不魯智劍常拔三災不怯何
以奉佛刹鄒散業何以奉國演日成劫

長慶二年十二月一日立

天水強瓊摹勒并刻字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
爲銘之書之者也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
其七將合裴李諸公何處生

石墨
鐫華

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故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
惟憲宗十五年書帝暴崩于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
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瓘及澧王憚而韓文公
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夫
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

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此宦者之手然則予之錄此蓋將為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薤琳瑯

右邠國公功德銘楊承和為文而書之承和一闔人耳安能工於文辭且書法精妙乃爾殆當時文士游中官之門者為之假手也守謙以元和十三年充右軍中尉至大和元年三月始致仕以王守澄代之蓋典禁軍者十年故穆宗文宗之立皆預定策功唐書宦官傳劉克明弒敬宗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承和事見于史者惟此爾碑以

尺晏為尺鷃芻豢為芻豢皆異文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韓愈平淮西碑稱守謙出入左右命撫蔡師碑中云

蔡人迎戎命公撫眾與之正合守謙于興唐寺寫經

為國祈福故立此頌碑末云天水強瓊摹勒并刻字

強瓊亦中人見其妻王夫人墓銘碑額已失文獻通

考唐六譯金剛經恒農楊翺集中貴人楊承和集右

軍書刻之興唐寺亦應是其時所為

關中金石記

承和題銜錢少詹事引唐書宦官傳謂承和事見于

史者惟此案舊唐書李宗閔傳宗閔因駙馬都尉沈

巖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

金石錄卷一百一十一
之子上前後鄭注發沈熾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
元素沈熾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唐書王守澄
傳帝疾元和逆罪人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
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
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
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是承和結黨坐貶見于史
又其一也明都太僕以守謙在唐史宦者無傳惟憲
宗紀元和十五年有其姓名又引韓文公平淮西碑
載守謙撫蔡一事案舊唐書穆宗紀左右軍中尉馬
進潭梁守謙魏宏簡等請立門戟從之文宗紀寶歷
二年敬宗遇害賊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勾當軍國
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
迎上于江邸又增傳憲宗曰此惟李絳梁守謙知之
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更與碑所載元和初佐
密命合都氏皆失引長安志丹鳳門街東來庭坊有
右衛上將軍致仕梁守謙宅

授堂金
石跋

李良臣碑

碑高一丈一尺廣四尺三寸二分二
十五行行六十六字正書在榆次縣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鷄田州刺史御史中丞贈太保李
公墓碑

朝請大夫守禮部侍郎上柱國李宗閔撰

儒林郎試果州司馬騎都尉楊正書

庚子歲 嗣天子既即位乃訪於百執

事曰 先皇帝平定海內口興我唐惟

二三臣功孰為大僉曰邠師司空光顏其尤者也始戰

于口又戰于蜀大戰于蔡終功于齊皆著嘉庸實為上

將 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於廷口為

宰相賜甲第內宴以遣之曰姑復而所異日有事吾與

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亂 天子詔公

以許昌精兵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留鎮于許昌又數

月口口軍反逐其師立其次將宋以請

天子聞之怒又詔公以全軍征之公既拜

勅口以麾下萬人晝夜兼行一戰而摧其鋒口傳于城

下賊眾惶駭斬宋首以獻汴宋平 朝廷冊

功拜公司徒兼侍中師還大饗勞於是百城之長與三

軍之吏皆入賀讚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

天子神靈賢士大夫之力光顏何有也然光顏曾

王父始自北土口于 天朝廿惣部兵為國

保障 先公太保功烈尤多而皆從事諸侯止於禪

將儲口口社集光顏弟兄今 先人盛德不彰而光

顏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司馬武功蘇
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勲在王府明著 先公之

美於後世於口口可宜得宏達博雅之士以文之乃久
而益傳遂使使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閔宗閔承 命惟

恐諱不敢當伏念數日以為百吏於宰相皆寮屬也又
何敢讓口視功行狀口口其語曰 太保諱良臣

其先黃帝之子曰昌意封于弱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
之其後子孫世世為大人號阿跌部遂以為氏至太保

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略諸口口長爭歸之常思因
事立功以顯名中夏當此時 唐初受

命

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公遂率其

所統南詣靈武請為內臣

太宗召見

與語奇其材能拜為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

塞軍使賜車服器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宮廟

官屬之制而族部滋益大矣口口西戎北虜之間口口

聲牟皇孝諱延豐嗣立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常口口上柱國卒贈工部尚書太保素以寬厚

勇敢為部下推伏既襲位每謂其將校曰自吾祖歸國

口 唐厚恩願憑諸君期以上報未幾安祿

山用幽燕勁卒口濟河陷洛而峭函不守

憲宗幸巴蜀

肅宗幸靈武公聞

之慟哭□□□曰吾平生志業常已布於諸君今

王室多故是吾死節之日諸君能從我乎衆皆感激許

諾乃馳詣

行在

肅宗□之委

以腹心

王師收兩京平劇賊公之功居多

拜開府儀同三司兼田州刺史充朔方先鋒左助兵馬

使事太尉汾陽王汾陽王愛公沉默多斷軍中之事一

口咨公尋遷御史中丞別職如故以寶應二年七月廿

三日薨於河中口所享年卅有六以貞元十一年八月

葬于太原府城東卅里孝敬原太保少爲阿史那可汗

所重以其口女妻之實生三子長曰光毗爲朔方都將

不幸早歿次曰光進朔方節度使刑部尙書薨贈左僕

射少則 司徒元和中

憲宗章武皇

帝以僕射

司徒口在第一賜姓李氏屬藉于宗正追

命公爲太保夫人史氏爲燕國太夫人銘曰

太保之先蓋出軒轅奄有北狄甘爲大人綿綿千載以

至光祿雄材多斷率衆內屬是時

口帝初有天下實命光祿定居朔野錫之城邑車服旌

旗北制獫狁西當昆夷尙書承業克有威令統部益繁

兵車尤盛是生太保兩有忠孝誓酬國恩以承祖教燕

盜南叛

肅宗西巡傾河洛遂擾三

秦公聞慟哭悉率騎士馳詣

行在請先致死

帝用嘉歎俾雜禁旅夙夜勤勞在

帝口所

帝收京闕因定

兩河推鋒陷陣公實居多口口口口口口位品秩威

儀俾同三事雖受嘉命未登大臣不口其德乃相後人

僕射繼武勇如羆虎口口桓桓殿茲西土司徒特盛

為國上公入持相印出錫彤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帝嘉元侯追命

祖考既寵尚書遂尊口口推功建德賜姓命氏

君子公族同我宗子存歿之榮古今孰比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

詞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

惜哉金石錄

李光進傳云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

今以碑證之良臣王父當唐初受命太宗文皇帝已

即大位遂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為內臣於時方在

貞觀初而史以為中非其實也宰相世系表敘鷄田

列為內地建置刺史之由案碑良臣王父賀之太宗

拜為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塞軍使表宜

緣此為文然後子孫襲職始有因依良臣父延豐襲
 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國
 贈工部尚書表既未詳延豐生三子長曰光毗為朔
 方都將表亦無文而于良臣下即書光進次光顏是
 脫其長子不錄蓋于史為失紀皆宜依碑為據也永
 叔作表當本其人之家譜而譜以子孫自敘必不踈
 漏至此或雞田李氏傳譜已佚永叔但即舊史所錄
 而存之以備李氏宰相之一宜其有未備也與授堂金石
 跋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歐公集古錄不收此碑趙氏

金石錄目作長慶二年據碑撰文者李宗閔結銜

云守禮部侍郎舊唐書宗閔傳稱其權知禮部侍

郎在長慶三年冬新傳不載至四年貢舉事畢即權知

兵部侍郎矣碑文前敘李光顏戰功自庚子歲起

元和十五年歷敘至鎮許昌斬岑首平汴宋冊功拜司

徒兼侍中等事舊書李光顏傳長慶四年敬宗即

位正拜司徒汴州李齊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

之師討之俄而誅齊遷太原尹仍于正衙受冊司

徒兼侍中然則碑文敘事已及長慶四年則非二

年所立明矣惟謂碑立于四年與李宗閔結銜不

金石錄卷一百七
合則當是舊宗閔傳有誤也
泮州李芥碑書作芥
宋卽芥字與介相通
闕例尚書秦誓一介臣大
學作一个臣也
良臣爲光進之父本姓阿跌氏而
碑稱李公是由光進光顏賜姓而追稱之也
光進碑已列于前而良臣碑以後刻乃次于後
兩碑互勘父子事蹟始詳獨怪元和十三年光顏請立光
進碑時何以不連及其父碑至十五年立光進碑
時又不并良臣碑同立皆不可曉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終

